

西德第十一屆國會選舉：穩定與轉變

• 吳東野 •

西德國會選舉前各項民意測驗結果及輿論均預測柯爾 (Helmut Kohl) 領導的聯合政府將繼續執政，果如預料，聯盟黨再度以二二三席獲勝。勝負呈現如此明朗化的態勢，在西德歷屆聯邦眾議院 (Bundestag，即國會) 選舉中實不多見。比較意外的是兩大傳統政黨同時損失相當程度的票源，而年來一直處於生存危機的自由民主黨 (FDP；以下簡稱自民黨) 與生態運動起家的綠黨 (The Green) 則獲利最大，突出了兩者在國會中的地位。本文就此次選舉勝負得失之關鍵與選民投票行為之轉變作一評析，同時預估各黨未來發展可能之取向。

一、引言

選舉的意義及功能往往經由一國的政治體制架構而顯現。西德採行聯邦內閣式代議政體，四年一度的聯邦眾議院選舉格外顯得重要，其扮演的是一種「戲劇性的轉折」(dramatized caesura) 角色。^①鑒於此一概念，吾人在分析該國重要選舉時，非但要經長時間觀察政黨動向及選前各邦政治情勢發展，同時亦須注意選民投票行為之轉變趨勢。基於此，為使本文的分析趨於客觀，西德各民意調查機構^②公佈的資料將成爲重要數據。

註① 見 Wolfgang G. Gibowski/Max Kasse, "Die Ausgangslage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am 25. Januar 1987,"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48/86, p. 3ff.

註② 西德較著名的民意測驗機構如：...

(1) 波昂的 *Infas*: Institut für angewandte Sozialforschung.

(2) 曼勒菲的 *Bielfelder Emnid*-Institut

(3) 曼海姆的 *Mannheimer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4) 艾倫巴赫的 *Allenbacher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5) 法蘭克福的 *Frankfurter Institut für Basisresearch*.

(6) 慕尼黑市的 *Münchener Infratest*.

(7) 多特蒙的 *Dortmunder Forsa*

(8) 海德堡的 *Heidelberger Sinus*.

一國選民的選舉行為，必受限於自身環境及政治文化的影響。一般選舉社會學者對決定該國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所作之觀察，大致可以歸納出三個主要變數：(一)社會結構之變數 (Social structural determinants)，其中亦包含對政黨之認同；(二)政要及聯邦總理候選人取向 (Politician and the top candidate Orientation)；(三)政策問題取向 (Issue Orientation)。^③此外，如投票率，分向投票 (Split vote) 趨勢或重大突發事件等，皆可能成為決定選舉結果之附帶因素。近年來，西德的選民意向愈發難以預估，基督教民主同盟 (CDU)；以下簡稱基民黨) 選戰策劃人艾登斯基 (Peter Radunski) 曾針對一九八五年北萊茵邦議會選舉失敗的教訓，在該黨理論雜誌 *Sonde* 上對選民行為作出四項結論：(1) 固定認同某黨的選民愈來愈少，至今游離選民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二〇至四〇；(2) 常將政策人格化，總理候選人往往成為其希望之寄託；(3) 政黨之政見固然帶動氣氛，專業問題却常變成選民情緒化之原動力；(4) 選民之投票行為與日常生活感受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④此項評析雖未必完全適用在國會選舉中，却可作為研究西德選民行為之參考。

這次選舉的另一項特色是廢除使用數十年之久的「銅特最高數分席法」(Das d'Hondtsche Höchstzahlverfahren)，而改用對小黨較有利的「尼邁耶比例分席法」(Das Niemeyerische, Proportionsverfahren 見表一)。^⑤依西德聯邦選舉法 (Bundeswahlgesetz) 規定，衆議院根據人口比例可產生五百一十八個席位，西柏林市 (邦) 因仍具四強佔領型態，廿二名議員非出於民選，而視各黨在國會中之強弱比例分配產生，並不具投權 (有關議事規程之決議例外)。除上述廿二席外，其餘四百九十六席分別由下述兩種票選方式決定：

(一) 在全國二百四十八個選區中，統計出選民投出的第一票，以相對多數原則各產生一名，當選人視為選民所「直接委任」(direct mandate)。

(二) 統計選民投出的第二票，凡總得票率達五% (或具三個以上「直接委任」當選人) 之政黨，得依其在各邦候選人提名單 (Landesliste) 上的排名，順序產生。

註③ 參閱 Hans-Dieter Klingemann/Max Kasse (Eds.), *Wahlen und Politischer Prozeß-Analysen aus Anlaß der Bundestagswahl 1983*, Op-laden, 1986, pp. 251-288.

註④ 原載於基民黨理論性雜誌 *Sonde* | 一九八五年第二期。此處引自 Jochen Dietrich, "Vertrauen indie Zukunft-versus Versöhnen Statt Spalten,"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6/86, pp. 704-716, here P. 707.

註⑤ 五十五歲的尼邁耶 (Horst Niemeyer) 係西德阿亨 (Aachen) 工業學院數學家。

註⑥ 若依「尼邁耶比例分席法」計算，一九七六年及一九八〇年的聯邦衆院選舉，自民黨可多獲一席，聯盟黨則減少一席。上屆衆院選舉亦然，綠黨及自民黨同時多增一席，聯盟黨及社民黨各減少一席。此計算方法唯獨在相同餘數下，始對大黨有利。

表一：新舊比例代表分配席次計算法比較

銅特計算法 (d'Hondt) ★

例：預定分配10席

甲黨	乙黨	丙黨	丁黨
12000	9000	4000	3000
12000 (1)	9000 (2)	4000 (5)	3000 (7)
6000 (3)	4500 (4)	2000	1500
4000 (6)	3000 (8)	1333	1000
3000 (9)	2250	1000	750
2400 (10)	1800	800	600
5	3	1	1

★尼邁耶計算方法 (Horst Niemeyer)

例：預定分配10席

甲黨	乙黨	丙黨	丁黨
12000	9000	4000	3000

分席計算公式

$$\frac{\text{預定分配席數} \times \text{某黨獲得之有效票數}}{\text{各法定分席政黨獲得之總有效票數}}$$

4.29	3.21	1.43	1.07
------	------	------	------

△ △ △ △

小數點之前數字優先計算，缺額席次依小數點之後數字大小，依次遞補。

4.29	3.21	1.43	1.07
------	------	------	------

▽ ▽ ▽+1 ▽

4	3	2	1
---	---	---	---

眾議院統計第二票票數之後，席次分配按三個步驟進行：

- (1) 列出「直接委任」當選人名單，其身份可能是：(a) 無黨籍人士；(b) 某黨選區候選人，但該黨不具分席資格；(c) 隸屬某一未列於邦候選人提名單上之政黨選區當選人。

- (2) 各達法定得票標準之政黨在分席之前，必須先扣除「直接委任」當選人。此次柯爾總理雖在其家鄉（萊茵邦第一五七選區）敗於社會民主黨（SPD；以下簡稱社民黨）候選人萊曼（Manfred Reimann），但因列於該黨邦候選人提名單之首而入選。

- (3) 按「尼邁耶比例法」分配席次，具地方性質之政黨（如祇在拜燕邦發展的基督教社會同盟（CSU；以下簡稱基社黨）），其名額僅由該邦之邦候選人提名單中產生。

不論「銅特法」或「尼邁耶」法，超額當選（Überhangmandate）的情形依然存在，以往多半因為某黨在某邦選區「直接委任」人數多於實際應分得之名額所造成，此常見於行政區較小的邦。這次選舉雖依據新法計算，各邦應分配之額數亦作過重新調整，仍然無法避免超額的現象。

許多人根據聯邦選舉法中的兩票制，誤認西德係採用比例代表與多數代表的「混合式選舉制」（mixed electoral system）。事實上，西德聯邦眾院分席主要仍依據各黨所獲得的第二票總票數多寡，祇不過選區產生的「直接委任」人選不論是否列入邦候選人提名單上，仍優先計算而已。嚴格而言，其基本精神仍為一種以五%之總得票率作為下限的比例代表制。鑒於國會中有一半成員具有選民直接的民意託付性質，將西德的聯邦選舉稱為「參考選區候選人式的比例代表制」（Personalisierte Verhältniswahl/person-

nalize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似乎更爲適當。⑦

二、選舉結果比較

1. 各黨得失

元月廿五日舉行的聯邦眾議院改選，在西德選舉史上首次出現兩大黨同爲輸家的情形。基民黨及基社黨（以下簡稱聯盟黨）固然取得繼續執政權，然而各邦得票平均較上屆減少四·五%（見表二），意義非比尋常。根據統計，聯盟黨約八十三萬張的選票流向自民黨，⑧四四·三%的總得票率是卅三年來成績最差的一次（見圖一）。另根據各邦開票結果顯示，聯盟黨在傳統票源穩定的農業區損失至鉅，僅僅萊茵法爾茲邦 Bitburg 一地即失掉八·四%的選票；⑨與一九八三年相比，基民黨在下薩克森邦失去了廿五萬四千個選民支持，其中分配在十三個選區的十一萬選民是農業人口。⑩基社黨在農業人口居多數的拜燕邦比三年前減少四·三%之選票。農民因爲歐市農業政策偏差導致收入減少，農產品價格下跌，而以投票行爲表達不滿情緒。聯盟黨擔憂此一傾向發展下去會影響到今年舉行的四個邦議會選舉，甚而改變其在聯邦參議院（Bundesrat）的優勢。

工業區與大城市傳統上是社民黨的主要票源地，此次誠如選前預測，社民黨僅獲三七%的選票。依統計數據觀察，該黨在大

表二：本屆眾議院選舉各邦成績（括號內爲各黨與上屆選舉得失比較）

邦	%	聯盟黨	社民黨	自民黨	綠黨
什列斯威 霍爾斯坦	42.0(-4.5)	39.8(-1.9)	9.4(+3.1)	8.0(+2.8)	
漢堡邦(市)	41.2(-0.2)	37.4(-6.2)	9.6(+3.3)	11.0(+2.8)	
布萊梅邦(市)	28.9(-5.3)	46.5(-2.2)	8.8(+2.3)	14.5(+4.8)	
下薩克森邦	41.5(-4.1)	41.4(+0.1)	6.9(+1.9)	5.7(+1.8)	
北萊茵邦	40.1(-5.1)	43.2(+0.4)	8.4(+2.0)	7.5(+2.3)	
萊茵法爾茲邦	45.1(-4.5)	37.0(-1.4)	9.1(+2.1)	7.5(+3.0)	
黑森邦	41.3(-3.0)	38.7(-2.9)	9.1(+1.5)	9.4(+3.4)	
巴登伍騰堡邦	46.7(-5.9)	29.3(-1.8)	12.0(+3.0)	10.0(+3.2)	
拜燕邦	55.2(-4.3)	27.0(-1.9)	8.1(+1.9)	7.7(+3.0)	
薩爾邦	41.2(-3.6)	43.5(-0.3)	6.9(+0.9)	7.1(+2.3)	
柏林邦(市)	—	—	—	—	
聯邦	44.3(-4.5)	37.0(-1.2)	9.1(+2.1)	8.3(+2.7)	

資料來源：Die Zeit, No. 6187, p. 5. Süddeutsche Zeitung, 27, 1, 1987, pp. 40-41.

註⑦ 見 Uwe Andersen/Wichard Woyke, Wahl'87, Opladen, 1986, p. 53.

註⑧ 此數字爲Infas民意測驗機構統計出的結果。見 Rhein-Neckar-Zeitung, 26, 1, 1987, p. 2.

註⑨ Der Spiegel, No. 6 (2.2.1987), p. 23.

註⑩ Süddeutsche Zeitung, 27, 1, 1987, p. 41.

城市的選票流向綠黨係失利之主要關鍵，例如在法蘭克福失掉的五·九%選票，幾乎全為綠黨取得，⑩其它如漢堡（一·六·二%）、慕尼黑（一·七·九%）、斯圖佳特（一·五·七%）、科隆（一·二·四%）等重地，情況雷同；特別是大學城（例如位於南德的弗萊堡）的年輕選民似乎已經形成一個新的游離階層。

自民黨年來相繼在幾個邦議會選舉中失利，被摒於議壇之外，選前的各項民意測驗亦未予以樂觀評價，此次能意外獲取九·一%的選票，除得利於聯盟黨選民的分向投票（Split Vote）趨勢外，基社黨主席史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數月來不斷攻擊聲望如日中天的自民黨籍外長根舍（Hans Dietrich Genscher），也是該黨選民突增的肇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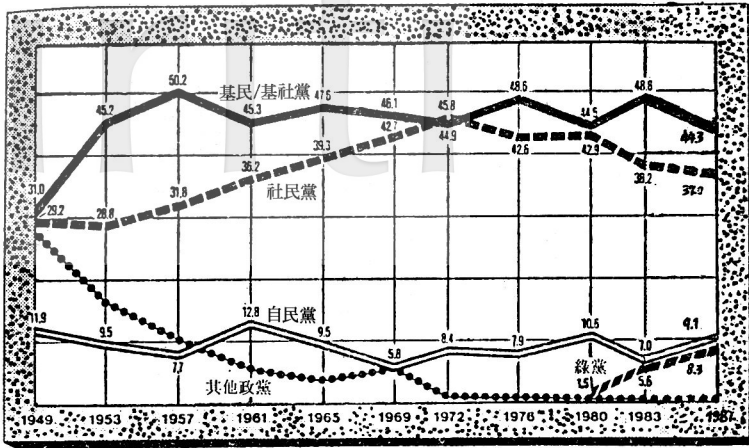
綠黨的票源多半來自卅五歲以下的年輕選民。八·三%的得票率，不僅是因為社民黨的選民游離傾向增強，而且第一次使用投票權的年輕選民中約二〇%（五十四萬七千人）投向綠黨，佔其總得票數的一七·五%，⑪其中以大學城為最多（如海得堡的二〇%及弗萊堡的二一%），使綠黨聲勢大增。

2. 席次分配

聯邦眾議院四百九十七席之中，聯盟黨及社民黨所獲席數均較上屆減少（見表三）；基社黨雖囊括拜燕邦所有四十五個選區的名額，但由於實際依比例祇分配到四十九個席次，使原先預料必定入選的少數財經專家（如Reinhold Kreile等人）遭到淘汰，影響至鉅。自民黨較上屆多增十三席，與基社黨可謂勢均力敵，面對即將組成的新聯合內閣，該黨必定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不僅根舍能保有外長一職，其外交政策亦必因獲選民肯定而得以繼續推行。綠黨從原有的廿七席增至四十二席，將使該黨黨團運作更趨穩定，也必然增加其在國會委員會中的實質力量。

三、投票決定的穩定與轉變

圖一：西德歷屆聯邦眾議院選舉結果曲線圖比較



註⑩ 初步統計，首次具有投票權的年輕選民人數為三百八十萬，投票率為七十二%。見 Die Zeit, No. 6/87, p. 5.

戰後西德政黨體制的穩固與選民持續不變的投票行為有關。早在德國工業化之初，政黨菁英與社會團體建立起來的合作共識基礎，^⑭逐漸形成今日西德政治發展上之特徵。選舉社會學者一貫認為西德大部份選民潛意識中傾向兩個大黨（約八〇％）的情勢已稍有改變，各選民階層內部不同的人生觀、價值判斷與利益取向，往往才是決定投票行為之因素。例如：社民黨雖然在工業區擁有雄厚的實力，然而部份新興的勞工階層（如失意工人）却比較傾向基民黨。

1. 社會結構與選民行為

一九八六年夏，「艾德諾社會科學研究所」(SFK)的一項研究報告中，將西德選民分為九種型態：^⑮

(1) 樂觀派的年輕選民（一二％）；具傳統的保守價值觀；輕視宗教生活；現代化與消費傾向強烈；教育水準平均，對現狀滿意。投票傾向依次為基民黨（二六％）、社民黨（四六％）、自民黨（八％）、綠黨（一八％）。

(2) 左傾唯物思想的年輕選民（六％）；自我意識強；追求平等；重視休閒；否定現有體制與科技；反對宗教，對前途悲觀；此類選民教育水準高，其喜好之政黨為基民黨（〇％）、社民黨（三三％）、自民黨（四％）、綠黨（六二％）。

(3) 與社會整合的左傾自由思想選民（一一％）；講求自我發揮，但肯定紀律與成果；輕視民族意識但重視家庭生活和工作興趣；認同政治體制並要求擴大民主化。其投票取向為基民黨（二五％）、社民黨（四七％）、自民黨（九％）、綠黨（一八％）。

(4) 消極的傳統工人（一一％）；此類成員附屬工會，生活小康；缺乏宗教意識與政治參與感；認為工作之目的旨在賺錢。所依附之政黨為基民黨（三一％）、社民黨（五

註⑭ Seymour M. Lipset/Stein Rokke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An Introduction, i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 1-64.

註⑮ 見 *Die Zeit*, No. 4/87, p. 5.

表三：聯邦眾議院各黨團席次分配（1961~1987）

黨團	1961	1965	1969	1972	1976	1980	1983※	1987
聯盟黨(基社黨)	242(50)	245(49)	242(49)	225(48)	243(53)	226(52)	244(53)	223(49)
社民黨	190	202	224	230	214	218	193	186
自民黨	67	49	30	41	39	53	34	46
綠黨	—	—	—	—	—	—	27	42
總計	499	496	496	496	496	497	498	497

※聯邦眾議院任期四年，由於一九八二年終自民黨倒戈，使大選提前舉行。

○%)、自民黨(八%)、綠黨(一○%)。

(5) 注重義務性與社會地位的中上層工人(一○%)：此類成員積極加入工會活動，持保守的社會分工觀點；尊重法律及秩序，極度認同現存體制。其投票意向為基民黨(三四%)、社民黨(五五%)、自民黨(七%)、綠黨(四%)。

(6) 求新求實的市民階層(二五%)：此類成員的四分之三係有產階級，滿於現狀，工作慾望大於政治利益，適應力極強。對政黨之取捨依次為基民黨(五一%)、社民黨(三八%)、自民黨(七%)、綠黨(三%)。

(7) 保守意識選民(一○%)：教育程度與生活水準皆高；宗教信仰強；教育政策保守；重視職業；具強烈政治慾。投票取向為基民黨(六○%)、社民黨(二三%)、自民黨(一四%)、綠黨(二%)。

(8) 積極參與社會的年長選民(一二%)：大為保守且具民族意識；生活節儉，反對享樂；宗教意識極強。其中意政黨為基民黨(六五%)、社民黨(二八%)、自民黨(四%)、綠黨(一%)。

(9) 孤獨的年老選民(三%)：大部份為獨身婦女；收入微薄，教育程度低；極端保守，對政治冷淡；恐懼科技進步、嚮往安寧；宗教生活為其重心。其投票決定依次為基民黨(五○%)、社民黨(四五%)、自民黨(二%)、綠黨(○%)。

由上述選民結構分析印證，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絕對掌握某一階層之選民，祇能從選民的價值判斷取向作為分析的要素。根本上，基民黨偏重於年長而保守的選民；綠黨選民的生活觀與投票行為兩者間的依存度高；而自民黨選民則難於界定，大致偏重在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中上階層。

2. 投票率

投票率的高低通常可視為選民追求政治利益之指數，及對現存體制認同之強弱。在西德，每逢低投票率時都會瀰漫一種政黨蕭條之感(*Parteiverdrossenheit*)，如同經濟景氣低迷一般。與美國歷來總統選舉僅達五○至六○%之投票率相比，^⑤西德選民則具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感(平均八七%的聯邦眾議院選舉投票率)。此不僅受其政治文化背景之影響，特殊的內政或外交事件亦會激發選民的投票興緻(如一九七二年社民黨的「東隣政策」使投票率高達九○·一%)。此次聯邦眾議院選舉當天適逢歐洲四十年來最嚴寒的冬季，約七十四萬選民放棄投票權，^⑥使投票率降至一九五三年以來之最低點(八四·四%)。依據西德選民

註⑤ 某些觀察家視美國總統選舉的低投票率為政治體制穩定的象徵，高投票率可能表示有激進思潮出現。此論點出自 William Schneider/Daniel Yergin,

"What if they gave an election and nobody came," in *New Times*, 1976 (October), p. 25ff. 文萃社 Max Kasse/Hans-Dietrich Klingemann (Eds), *Wahlen und Politisches System*, Opladen, 1983, p. 20.

註⑥ *Rhein-Neckar-Zeitung*, 26. 1. 1987, p. 2.

結構觀之，天氣惡劣固然對擁有一定選民基礎的大黨不利，但是聯盟黨失去的兩百萬張選票，^①則非單歸咎天氣可以解釋。客觀的分析應歸因於：(一)聯盟黨選前過度的自信，^②使許多原支持選民失去投票興趣；(二)此次選舉大黨提出的政見缺乏能積極動員選民投票的吸引力，也是造成低投票率的原因。^③

3. 分向投票趨勢 (Split vote)

近幾屆聯邦眾議院選舉，分向投票的趨勢日益明顯，這也是西德採用兩票制所形成之特色。據統計，選民中的十·九% (不含海外通信投票) 將第一票與第二票分別投給不同之對象。^④大黨的基本選民對此一傾向表現較不強烈 (基民黨：四·七%、社民黨：四·三%)，而自民黨 (七〇%) 與綠黨 (四七%) 之固定選民則顯出經常性分向投票之偏好。^⑤此種趨勢與「借票」 (Leihstimmen/borrowed vote) 無關，也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敢冒借票之險，而是選民鑒於聯合政府之考慮而作出的「第二次選舉」 (The second election)。西德聯邦選舉自一九五七年以來，小黨的選區候選人即無獲勝紀錄；數據顯示，選民通常會將第一票投給大黨候選人，而將第二票「贈」予某一小黨，以利未來大小政黨間之結盟，充分顯示出政黨間的依存關係。自民黨此次選票激增即得利於該黨與聯盟黨選民的分向投票趨勢。社民黨選前一再宣稱拒絕與綠黨合作，確實也影響部份票源之流失。

小黨獲利的另一因素是選民改變了過去對兩大黨政治架構的觀念。不論聯邦眾院或各邦政府，大多數選民皆不願看到某黨單獨執政；此次選舉至少有半數 (一九八三年僅三五%) 之選民排斥大黨「絕對多數」之構想，而四〇% 以上的聯盟黨或社民黨選民亦公開表示反對。^⑥七〇% 的選民盼望自民黨留在國會繼續執行監督作用，五四% 的選民認同綠黨以「第四政黨」姿態保有眾院席位，這是過去沒有的現象。^⑦

從選舉結果的數據與分向投票趨勢看來，聯盟黨與社民黨在此次國會改選失去親和感與統合力，是不爭之事實。選民對政黨

註^① *Ibid.*

註^② 基民黨聯邦事務負責人艾登斯基 (Peter Radunski) 預測聯盟黨將達五四% 之得票率。基社黨主席史特勞斯則估計五五% 的得票率。見 *Der Spiegel*, No. 5 (23. 1. 1987), p. 26; No. 4 (16. 1. 1987), pp. 24-29.

註^③ *Rhein-Neckar-Zeitung*, 26. 1. 1987, p. 2.

註^④ 此一比例係根據官方一九六一年以來公佈數字之平均值。

註^⑤ 見 Uwe Andersen/Wichard Woyke, *op. cit.*, pp. 26-28.

註^⑥ *Die Zeit*, No. 6/87, p. 5.

註^⑦ *Ibid.*, 一九八三年僅五四% 之選民希望自民黨留在國會。

的期望與態度日趨分散，使西德的政治發展更走向多元化。

四、政策與選民行為

1. 政黨之認同

評析美國國會選舉或西德聯邦衆院選舉，選民對政黨的歸屬感 (Party Identification) 這項基本假設是成立的，也是一般研究選民投票行為最直接之取向標準。西德因係多黨制國家，具有兩大黨交互領導、聯合小黨執政的歷史傳統，更易形成政黨的認同與持續。除了情感作用和長期形成穩定的選民社會結構外，政黨認同之強弱往往受各黨任期內之政績與突發事件之影響，這雖然是短暫性的，然而對選舉結果却有相當程度的支配作用。例如綠黨在一九八五年夏北萊茵邦代表大會上倡議的「非暴力強姦應免於刑責」與不久發生的該黨黨員強暴嬰兒案，^② 聲望一落千丈，幾乎使其一蹶不振；車諾比爾核電廠事故却又大大提昇了該黨聲勢。法蘭克福民報 (FAZ) 發行人法克 (Fritz U. Fack) 即謂「選前任何政治醜聞都會改變選民的行為」，^③ 實為一語中的。

聯盟黨自從一九八三年春衆院選舉獲得壓倒性勝利後，一連串的政治醜聞使柯爾內閣招受到不少批評，^④ 也間接導致基民黨數年來在各邦議會及鄉鎮選舉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創傷，^⑤ 柯爾「事實終將勝過輿論」^⑥ 的信條，雖然受選民高度的評價，却因為聯盟黨內右傾勢力抬頭及基社黨、自民黨在外交與對外文化政策上的爭論，使其基本選民產生認同上的危機。

註② *Ibid.*, p.13.

註③ FAZ, 4.2. 1986, p.4.

註④ 柯爾內閣的政治醜聞與引起爭議之問題甚多，茲列舉一、二：一九八四年元月國防部針對聯邦國防軍參謀總長製造的「基斯林事件」(Kiesling-Scandal)，一九八五年五月雷根訪問納粹時代陣亡將士墓，或聯邦內政部長公開抨擊柯爾缺乏決斷力等事件。

註⑤ 自一九八三年聯邦衆院選舉後不久，基民黨幾乎在所有的邦議會(柏林除外)或地方選舉皆受到挫折：

(1) 一九八三年九月的布萊梅市(邦)議會選舉(負〇·九%)及黑森邦議會選舉(負四·九%)；

(2) 一九八四年三月的巴登邦議會選舉(負一·五%)；

(3) 一九八五年三月黑森邦鄉鎮選舉(負〇·六%)、薩爾邦議會選舉(負六·七%)、五月的北萊茵邦議會選舉(負六·七%)；

(4) 一九八六年三月的霍爾斯坦邦鄉鎮選舉(負五·九%)。

註⑥ *Die Zeit*, No.4/87, pp.3-4.

傳統的政治環境若失去原來特有的力量，選民轉向的機率則高，同時也會產生另一種政治觀。社民黨在七〇年代城市選民激增，然而從八〇年代初經濟蕭條開始，在爭取年輕選民上已有力不從心之感。自從去（一九八六）年「新家園」（Neue Heimat）事件^②導致十月漢堡邦議會選舉慘敗後，即注定失敗的命運。該黨聯邦總理候選人敖耀漢（Johannes Rau）堅決排斥綠黨的作風，亦喪失不少左派選民的支持。

自民黨一向沒有固定的選民架構，每逢大選多靠政見吸引社會大眾。當經濟景氣、社會繁榮之時，則難掌握票源。根據經驗，許多無法決定投票取向的選民，多半會中意自民黨，這種情形在中上層的白領階級身上分外突出。一九八二年秋，自民黨倒戈的方式受到黨內外嚴厲的抨擊，年來該黨在五個邦議會選舉的失敗，受此影響最大。這次眾議院選舉，許多選民將焦點置於史特勞斯與根舍的外交論戰上，由於一般西德民衆傾向東、西陣營緩和政策，不欣賞基社黨內的右傾思想，同時根舍在選民中的聲望很高，^③認同自民黨即成爲贊成根舍外交政策的代號。

綠黨與自民黨一樣沒有爲數可觀的固定選民，即使在大城市所謂的「綠黨區」內（The Green environment），認同該黨的選民也經常與社民黨選民重疊。一九八三年春進入聯邦衆院以來，已被公認爲議會外「最有效的反對派」（Die wirkungsvollste Opposition）。^④四年問政期間共提出了五三件立法案、三六七個提案、大小質詢達八四五次之多，^⑤雖然僅有一項成功（保護海龜議案），但是在年輕選民心目中，綠黨少數國會議員（如Otto Schily等）的專業精神已深具代表性。去年秋，震撼德國人的瑞士「桑度斯」（Sandoz）化學廠污染萊茵河事件，一夜之間增加不少寄望綠黨環境政策的選民。

2. 候選人取向

美國學者 Larzarsfeld 及 Campbell 所提出的候選人的特質重大影響選舉之說法，^⑥並不完全適用於西德。對兩大黨而言

註^② 「新家園」事件牽涉至該工會首腦勒帕斯（Alfons Lappas）財務交待不清，導致出售股權。總工會對該事件處置不當，引起社會大眾不滿，尤以成千上萬承租該工會住宅大樓的工人受害最大。

註^③ 見“Spiegel-Umfrage in Wahlkampfjahr 1986”，in *Der Spiegel*, No.1~12/86; No.1/87, pp.50-64. Emnid 民意測驗機構並針對史特勞斯及根舍兩人未來動向作過問卷，七六%之選民希望根舍留任外長，七〇%之選民期望史氏繼續留任拜耳邦總理。

註^④ 見 M. Berger/W. G. Gibowski/D. Roth/W. Schulte, “Legitimierung der Regierungswechsels,” in Hans-Dieter Klingemann/Max Kasse (eds.), *Wahlen und Politischer Prozes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6, p.274. ff.

註^⑤ *Die Zeit*, No.4/87, p.7.

註^⑥ 請參閱下列兩本著作：Paul F. Larzarsfeld/Bernard Berelson/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4; Angus Campbell/Philip E. Converse/Warren E. Miller/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

，選舉的成敗取決於各種因素，提名聯邦總理候選人祇對選舉成績產生些許錦上添花的作用。^④一九七六年的國會選舉是一個最明確的例子，當時史密特 (Helmut Schmidt) 的聲望明顯高過柯爾 (見表四)，即使在聯盟黨選民心目中的形象亦極佳，但是最後聯盟黨仍獲得四八·六%之選票。一九八〇年，選民對聯盟黨總理候選人史特勞斯印象欠佳，選舉成績却證明，聯盟黨仍為第一大黨。

聯邦總理候選人固非選舉勝負關鍵，然而親和力強的一方，往往能提昇該黨之得票率。社民黨提名的敖耀漢雖然缺少聯邦行政經驗，但是在一般選民中的口碑甚佳，尤其是一九八五年五月的北萊茵邦議會選舉，使敖氏的聲望達到頂點。這位強調社會公平、自由民主、提昇工會力量，對未來信心十足而又充滿活力的候選人，却在社民黨內的派系之爭與黨組織不健全下成為犧牲品。社民黨去年在三個邦接連失敗，已經使選情呈現不利跡象，而敖氏依賴北萊茵邦起家的助選團主力 (Bodo Hombach 與 Wolfgang Clement) 又因為競選策略與黨主席布蘭德領導的黨中央產生歧見，使原本已缺乏聲望的該黨政要，無力作其競選後盾，加上經費不足而放棄許多在重要地點該辦政見會的機會，使期望中的四二%得票率目標落空。Infas 民意測驗機構負責人李白德 (Klaus Liepelt) 認為社民黨最大的錯誤是把「選舉過度的政治化，忽略了加強提昇敖耀漢的聲望」。^⑤西德前聯邦總理史密特兩年前對社民黨選舉必敗所作的預言^⑥正反映出敖氏當前的處境。

強調繼續走艾德諾外交和經濟路線的柯爾，係歷來唯一不斷受到黨內外批評的聯邦總理。一九八二年秋甫一上任即面臨境內部署美國飛彈、國家財政赤字與龐大的失業人數、以及層出不窮的黨內人事糾紛等問題，一度使其聲望降至最低點。然而車諾比爾核電廠災變非旦沒有對基民黨造成重大影響，反而因

註④ 見 M. Berger/W. G. Gibowski/D. Roth/W. Schule, "Stabilität und

Wechsel" in H. D. Klingemann/M. Kasse (Eds.), *Wahlen und Politisches System*,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3, p. 43.

註⑤ *Die Zeit*, No. 5/87, pp. 3-4.

註⑥ 一九八五年七月前聯邦總理史密特鑒於黨內派系紛爭會寄給敖耀漢一封長達十三頁的信，勸敖氏對黨內徵召競選聯邦總理一事詳加考慮。見 *Der Spiegel*, No. 5/87, pp. 36-37.

表四：選民心目中理想的聯邦總理候選人 (1969~1987)

1987*	柯爾 (Kohl)	48%
	敖耀漢 (Rau)	46%
1983	柯爾 (Kohl)	44%
	伏格 (Vogel)	35%
1980	史密特 (Schmidt)	61%
	史特勞斯 (Strauß)	29%
1976	史密特 (Schmidt)	51%
	柯爾 (Kohl)	39%
1972	布蘭德 (Brandt)	56%
	巴巴澤 (Barzel)	24%
1969	辛格 (Kiessinger)	52%
	布蘭德 (Brandt)	28%

*係根據 Emnid 民意測驗機構選前持續所作的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Der Spiegel*, No. 4/87, p. 53;

H. D. Klingemann/M. Kasse (eds), *Wahlen und Politischer Prozeß*, Opladen, 1985, p. 268.

爲增設聯邦環境部 (BM für Umwelt, Naturschutz und Reaktorsicherheit) 與聯邦婦女部 (BM für Jugend, Familie, Frauen und Gesundheit)，而使內閣中的反對勢力受挫，間接保持住下薩克森邦議會選舉優勢，也使情勢對基民黨日趨有利。與放縱漢處境不同的是，柯爾背後有一個陣容堅強的助選團，該黨不少政要（如現任財政、勞工、婦女部長等）形象極佳。黨秘書長蓋斯樂 (Heine Geißler) 又擅長參謀作業，例如在選舉宣傳策略上，儘量避免將失業問題帶入尖銳化的爭辯中，而強調執政黨在任期內增加了許多就業機會，以樂觀的經濟前景來爭取選民。

3. 問題取向

西德任何一項選舉，改變選民投票行爲的客觀因素很多。若予以嚴格劃分，政黨的政策取向應是決定勝負的主要關鍵，尤其對具有潛意識游離傾向的選民，政黨解決當前問題的能力，也就成爲其投票決定之依據。^⑦

並非每位選民都能充分瞭解政黨的政策宣傳，某些原則性問題，各黨僅需表達鮮明之立場 (Position issues) 即可，例如表示對擴軍、核能和東隣政策的贊成或反對；但是有關複雜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範疇，則很難祇以「是」或「否」予以界定。以經濟問題而言，各黨之目的皆爲解決失業，至於採行何種措施 (valence issues)，即非選民輕易可以判斷出個中之優劣。^⑧

這次選舉，政策辯論的範圍相當狹窄，沒有一個政黨具有高度的挑戰慾。聯盟黨偏重經濟景氣之探討，將選民的注意力集中至物價與外債等問題，避免觸及右傾的外交政策；社民黨內部派系紛爭，使提出的政綱流於形式；自民黨則一直躊躇於爭取聯盟選民和劃清與右傾勢力的界線中。這種情勢下，選民自然也無法期待一次緊張而刺激的政策爭辯。

衆議院選舉之前，西德民意測驗機構曾經對選民較關注的問題作過問卷。選民的焦點依次是失業、環境保護、社會福利及外交政策等 (見表五)。過去聯盟黨傳統受選民支持的有關經濟成長、國家外債、國防安全或內部安定等問題的主張，則因聯合政府任期內提高經濟成長至年平均二·五%及有效的縮減國家財政預算未成爲重點話題。物價下跌和對外貿易鉅額出超，最讓勞工階層與消費者感到滿意，基民黨籍財政部長史托登貝 (Gerhard Stoltenberg) 更成爲選民心目中經濟安全之保證。^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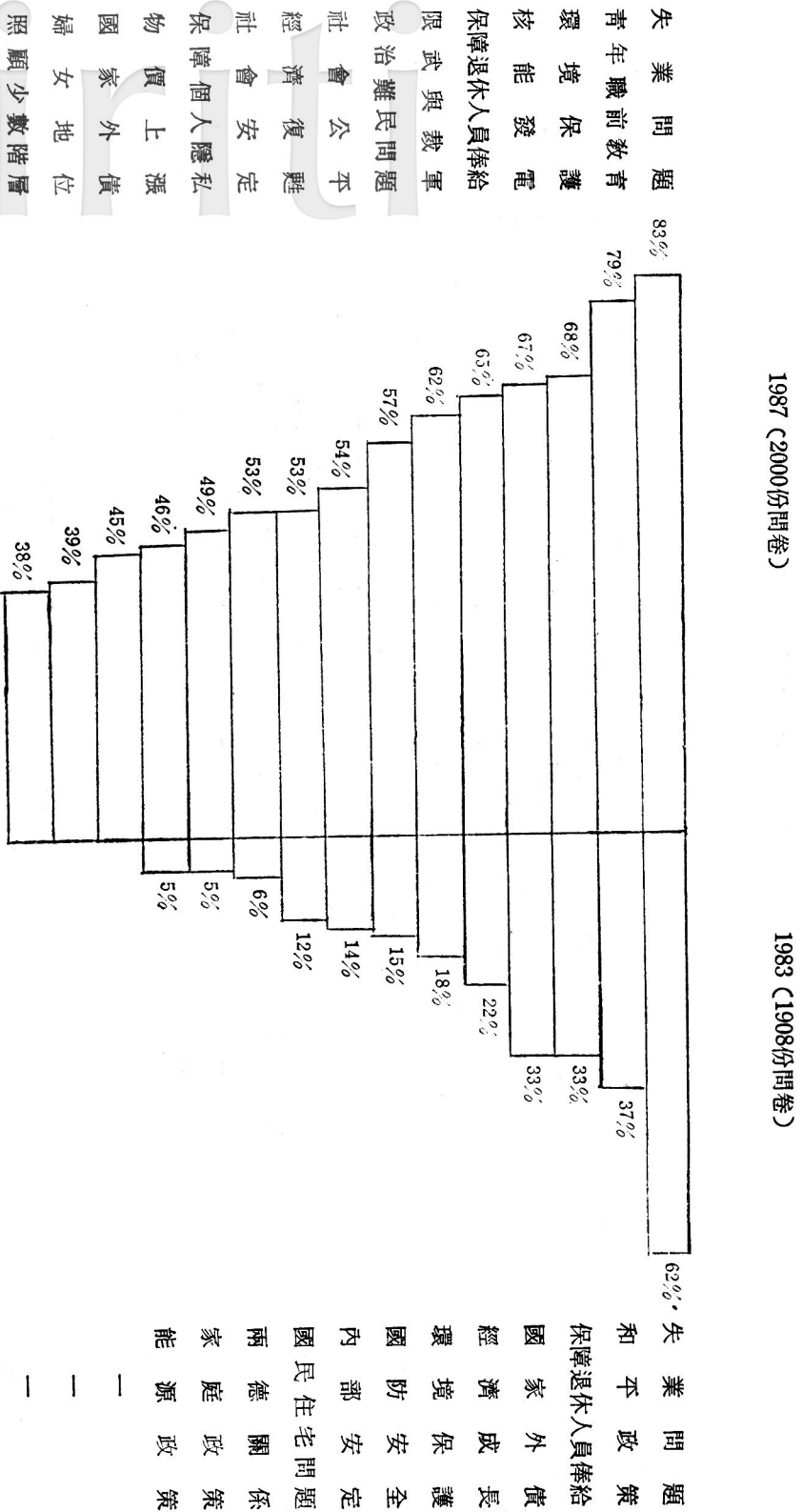
問題之本身很難以常情衡量其輕重，全視選民意識中的重要性而定。選前大勢已經明顯看出各黨政策實力之對比，民意機構

註⑦ 見 Philip E. Converse, "Public Opin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Fred I. Greenstein/Nelson W. Polsk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Reading (Addison Wesley), 1975, pp. 75-169.

註⑧ *Ibid.*

註⑨ 聯邦財政部長史托登貝聲望高於柯爾甚多，有可能成爲日後聯邦總理候選人。見 *Die Zeit*, No. 3/87, p. 23.

表五：西德聯邦眾議院選舉選民較關心的問題



資料來源：Der Spiegel, No.44/1986, p.58;
民意測驗機構：Bielefelder Emnid-Institut.

U. Andersen/W. Woyke, *Wahl'87*, Opladen, 1986, p.33.
民意測驗機構：Godesberger Inf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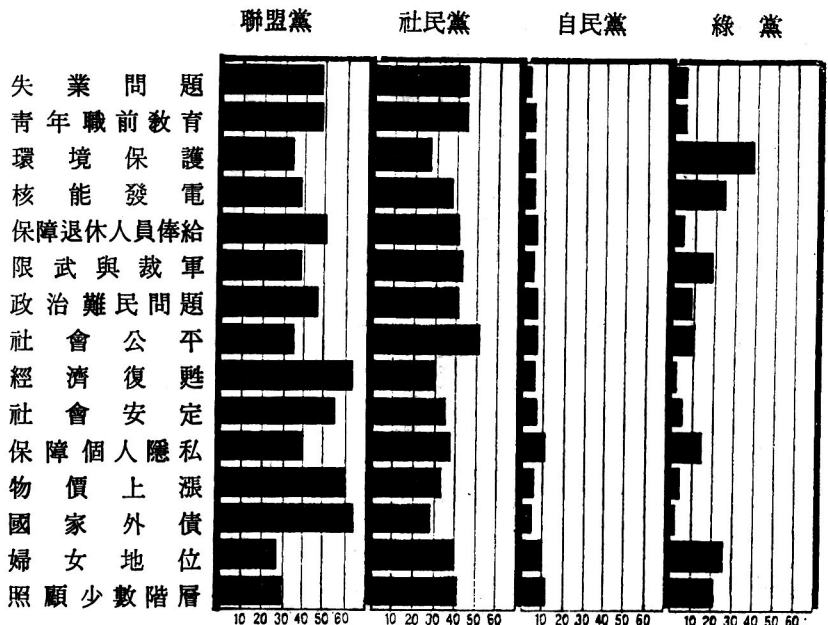
對十五項議題所作的調查顯示：聯盟黨受選民認同的政策範疇達十項之多（見表六）。社民黨祇領先其中的四項（社會公平、裁軍政策、提昇婦女地位與照顧少數階層）。綠黨則在環境政策方面一枝獨秀。

自民黨及綠黨的政策受選民信任的項目微乎其微，而選舉結果兩黨之得票率却激增，其因乃是選前孤立的重要事件上之爭論造成的，茲列舉其中一二，分別評述：

(1) 緩和和政策之爭。西德人民參與政治不外乎欲滿足經濟生活、社會安全與緩和和政策三大期望。④ 外交因受美國政治影響，政策的取向即成為眾議院選舉論戰之重頭戲。聯盟黨內由史特勞斯與黨團主德德雷格（Alfred Dregger）等昔日國防軍（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五年）軍官組成的右傾勢力「黨團術語稱之「鋼盔派」（Stahlhelm-Fraktion）」選前持續抨擊根舍對東歐國家的緩和和政策，並且以蘇聯在十年內先後擴大軍備，赤化安哥拉、莫三鼻給等國為例，反對恢復七〇年代的東隣政策。根舍所提出不希望介入美蘇與兩強敵對態勢的「兩個陣營體系」（two-camps-system）理論，⑤ 在社會大眾間引起廣泛的共鳴，反映一般階層懼怕戰爭的心態。政黨間人事上的不和與選民傾向緩和的外交政策，不僅突出了根舍本人的聲望，也造成自民黨獲勝的主因。

(2) 環境政策。車諾比爾核電廠事件後，聯盟黨有感事態之嚴

表六：選民心目中對各政黨政策之認同度



資料來源：Der Spiegel, No.44/1986, p.58.
民意測驗機構：Bielefelder Emnid-Institut.

註④ 見 Karl D. Bredthauer, "Eine neue Mehrheit für eine neue Politik-Die Zukunft der Wende und die Alternativen der Opposition,"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3/86, p.260.
註⑤ *Die Zeit*, No.27/86, p.8.

重，除了新成立聯邦環境部，加強生產無污染汽車、減少六十萬噸工業核能廢料等措施外，並制定「十七點環境保護計畫」。^④其中如強制工商企業參加環境賠償保險、禁止擴大生產有毒化工產品、研究發展新的環境科技等，以緩和輿論對接二連三發生的工業污染河川事件所形成的不滿情緒。綠黨「立刻停止使用核能」的主張，雖未必完全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但是因為核能及工業災變而使綠黨選民增多，則為事實。

五、未來發展趨勢

1. 聯盟黨

一九八三年三月，基民黨曾因重獲執政權，在同月的萊茵邦與霍爾斯坦邦議會選舉中佔盡優勢，爭取到許多原屬社民黨的選票。如今處於本屆眾議院選舉失利的困境中，對今年即將舉行的四個邦議會（霍爾斯卡邦、萊茵邦、黑森邦、布萊梅邦）改選是否會產生負面的影響，為柯爾本人最關切的問題。雖然西德的邦議會選舉與聯邦眾議院選舉性質不同，但選戰的成績對各黨政策取向，却有深遠之影響。聯盟黨目前在聯邦參議院（Bundesrat）尚以二三對一八票享有絕對優勢，一旦失去傳統勢力區的萊茵邦與霍爾斯坦邦，則對未來四年的聯邦執政期，將徒增無窮之困擾。因此，聯盟黨必然會對農業政策作重新之考量。

選前聯盟黨內部對組織三黨聯合內閣之爭議，已因自民黨身價提高而成為過去，今後在外交政策方面恐仍將借重自民黨，繼續其現實的緩和路線。聯合政府未來的稅制改革^⑤及社會政策仍將建立在妥協的基礎上。解決失業問題依然是選民評估政績之標準。各種跡象顯示經濟景氣在即，^⑥然馬克持續升值和石油價位回昇所帶來的外貿競爭壓力，是否會使失業率繼續下降，仍有待觀察。

2. 社民黨

註④ 見 *Das 17-Punkte Umweltprogramm*, CDU-Bundesgeschäftsstelle (Abt. HAÖA), Bonn, 1986, p.1ff.

註⑤ 稅制改革之主要爭論點在自民黨和基社黨主張將高所得稅率從五六%降至五〇%，自民黨並要求減少兩百億馬克之投資，反對增加營業稅。基民黨希望維持目前體制，將稅收充分投資在煤礦業、航空工業，乃至作為退休人員俸給之預備金，以避免國家財政赤字。

註⑥ 見 *Monatsberichte der Deutschen Bundesbank*, 37 Jg., No.12/85, p.5; "Jahreswirtschaftsbericht 1986 der Bundesregierung," in *Bulletin*,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No.11 (31.1.1986), p.73.

社民黨四年前失去執政權乃因經濟政策之缺失所致，此次大選的政見偏重在裁軍、生態改革與社會公平方面之宣傳，對失業與核能等重要問題則因黨內尚未取得一致協議，提不出具體之措施，未能贏得多數選民心。

目前的社民黨正面臨新舊兩代權力更換之際，亟需穩固領導中心。敖耀漢宣佈退出國會，使左右兩派為爭取黨主席職位而積極部署。未來社民黨政策取向仍視權力中心之變動而定。現任主席布蘭德(Willy Brandt)為了重新贏回七〇年代失去的年輕選民，有意提拔四十四歲的薩爾邦總理賴逢登(Oskar Lafontaine)為繼承人選；黨內保守派人士(如 Annemarie Renger, Richard Löwenthal, Hermann Rappene)則暗中支持六十一歲的現任國會黨團主席伏格爾(Hans-Jochen Vogel)出馬。

賴氏的思想一向左傾，多次公開呼籲黨員應屈就現實與綠黨聯手，以實現社民黨施政目標。其激進作風以能源及外交政策取向為代表，他主張徹底廢止核能及退出北約組織，撤除境內的美國飛彈，並與蘇聯達成諒解。為爭取黨內各派支持，賴氏近來已甚少提到切斷與西方盟國軍事關係之論點，祇強調「北約改革」(Reform of NATO)，意欲西德採用「法國模式」。^⑤

社民黨未來是否交由年輕的一代掌握，尚待明年黨員代表大會後始能定論。可確定的是，過去兩頭馬車(史密特及布蘭德、敖耀漢與布蘭德)的黨政分家領導方式，將可因明年布蘭德的退休而改善。社民黨新的政策也要等到一九八八年之後始能漸趨成熟。

3. 自民黨

自稱擅玩「桌角邊球」(Billard um zwei Ecken)的自民黨未料及此次選舉竟然增加十二名國會席次，逐漸消除了四年前倒戈的陰影，使自民黨重拾信心，意欲爭回該黨在前述五個邦議會所失去的問政權。

現任聯邦經濟部長的自民黨魁邦爾曼(Martin Bangemann)將去年秋漢堡市(邦)議會選舉失敗，歸因於選前結盟對象不明確的交待，^⑥因而在選後即表示各邦議會均採聯邦眾院模式參選，同時儘量減少與基社黨在政策上發生衝突，避免突出根舍一人的形象(one-man-show)，以「中立政黨」姿態，重新建立黨的聲望。

自民黨最有力的後盾是外交政策(東隣政策)與稅制改革方面之觀點，特別是主張自一九八八年起分兩步驟進行的減稅措施，深得中產階層支持。其它如針對退休人員與病患等的社會安全制度，也是該黨與聯盟黨談判之籌碼。自民黨對爭取內閣成員一事雖趨向保守，未來在聯合政府內相關部會中扮演中樞角色，乃可預期。

註⑤ Die Zeit, No. 7/87, p. 4.

註⑥ FAZ, 27. 2. 1987, p. 2. 最近國內報章上有關評論西德國會選舉的文章，普遍出現一些基本概念上值得再商議的問題，最大的錯誤乃誤認自民黨仍由根舍領軍。事實上聯邦經濟部長邦爾曼早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即已取代根舍，成為自民黨主席。

4. 綠 黨

西德境內部份輿論稱：若沒有議會外的和平、生態保護及婦女運動，則聯合政府受到改變既有政策之壓力不致如此大，社民黨更不會修正原來對星際戰略防禦計畫與裁軍之態度，甚至走向羣衆運動；^④這種觀點正適於綠黨內部「教條派」(Fundamentalist)之主張。「務實派」(Realpolitiker)反對「教條派經濟強權支配議會行爲，影響綠化政策實施」之說法，建議試行與社民黨合作，以和平漸進方式取代議會外激進的反抗行動，達成改變社會結構之目標。

依過去經驗，綠黨在選舉中的成績愈好，黨內對政策取向的衝突亦愈大，其癥結點不僅涉及結盟政策，而且關係到本身想建立獨特的政黨模式——如是否以「抗議政黨」(Party of Protest)型態反對現行體制。綠黨四年問政期，雖然從經驗中體會出專家政治之必要性，而廢除議員輪任制，逐漸脫離建黨之初制定的理論架構，但是「務實派」與「教條派」爲結盟路線而產生的分歧並未結束。黑森邦實驗了兩年的「紅綠聯盟」(red-green Coalition)模式固然在同年二月宣佈失敗，^⑤使短期內社民黨內左派與綠黨合作爭取未來執政權之期望幻滅，但一旦綠黨能在各邦擁有席位，教條派是否仍能經得住九〇%盼望走實用路線黨員之壓力，^⑥頗有疑問。

依當前綠黨在國會中之成員背景看來，派系、問政經驗與女性議員過多(二五：一九)，可能成爲往後受人議論之焦點。綠黨實力增強必定會積極爭取「國會監察委員會」(PPK)或聯邦衆院副議長職位。繁重的議會工作可能會減少綠黨領導的羣衆運動，但在教條派議員尚佔優勢的情況下，「議會外反抗運動」模式將不會終止，聯合政府即將舉行的全國人口普查，必然會受到綠黨之抵制。

六、結 論

各黨在聯邦衆議院選舉中的勝負，固然是大衆關切之焦點，但是在政治意義上，選舉的結果會給予執政黨和在野黨一些衝擊，而導致政策上作某種程度的修正，以符合社會需求，才是選民真正樂於見到。在歐洲國家中，西德人民對本國政治體制之認同

註④ 見 Karl D. Bredihauer, *op. cit.*, p. 267.

註⑤ *Die Zeit*, No. 8/87, p. 1.

註⑥ *Die Zeit*, No. 4/87, p. 7.

感最強，選民對政府政策的期許，特別是經濟問題，非且可以影響政黨的政治運作，甚至會改變傳統的選民結構，從近年來西德邦議會改選不斷出現罕見的結果，可以得到證明。

兩個大黨這次的失利，雖不致從此一蹶不振，對今夏即將舉行的四個邦議會改選，却已面臨考驗。聯盟黨今後如何妥善運用執政權，減輕因高失業率所形成的輿論壓力；社民黨如何逐步放棄參與極端的羣衆運動，重歸理性，實乃當急之務。至於社民黨是否如該黨元老韋勒（Herbert Wehner）所言：「一旦失去執政權，將需時十五年始能捲土重來」，^⑤則有待時間來證明。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完稿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副研究員）

蘇 聯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簡史、地理、黨政、外交、經濟、社會、教育、科技、軍事、國安會、西伯利亞及異議份子等各篇。全書約卅餘萬字，六〇〇頁，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六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